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

文獻指掌十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

文獻指掌編目錄十

四輔
京畿分三道
喬桐陞府
金海倭路要衝
瑞川為防禦之議
六鎮設置
義州置巡軍
鳥銃藏置官家
穆克地圖
烽燧之制

失御弓

戶口

戶牌法

奴婢論

賤者隨母法

私婢從母法

知分

私賤充束伍

亂民焚掌隷院

先區貴賤之分

世婢之法
定從母之制
紅腐米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樂師

樂有三有知五音十二律之根本而為之用者有知節奏緩急而為之譜者有精於手而天機要妙者蓋孝誠知根本而能用之又知緩急而多作譜有朴堧者其才過於孝誠亦第一品也古者設遊用樂先備纏頭然後請妓奏真勺慢機紫霞洞撗殺門等曲

雅樂譜序

藝文大提學柳思訥序朝祭雅樂譜曰今奉常寺樂器高麗睿宗時宋徽宗所賜編鍾恭愍時高皇帝賜與鍾磬共十數枚及我本朝又有太宗文皇帝賜與鍾磬數十枚而已今因其聲以造編鍾得美石於南陽以造編磬又依其聲以鑄銅律而其律頗長容黍太多似不合於古尺故不用其尺而諸樂器皆從宜製作但留其律管以便調音耳四清聲者則黃鍾清聲非變半律也太簇清聲又不盡合於損益之數然歷代用之既久朝廷又賜之而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今亦併用其聲姑以避商角之過宮也又今奉常

之樂章不知何自而傳聞有出於一時樂工之增益未足為信而所可攷者儀禮樂風雅十二篇至正條格及林宇釋奠樂譜十七宮而已然詩樂二十篇皆以黃鍾為宮而或以清聲起調且以清聲間用則非所謂黃鍾一均純粹中之純粹也至於風詩六篇惟三宮用七聲餘宮皆有雜聲釋奠樂譜亦多類是以今考之宮商角徵羽五聲本五行配之以君臣民事物治亂災祥各以類應周官所謂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樂記所謂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者皆以此也若宮商之間用一聲則是非宮非商之戾聲也商

角之間用一聲則是非商非角之戾聲也徵羽皆可類推况宮聲之上尤不可用客聲也但儀禮註解朱子論其清聲起調非古法而此不之及是固可疑也然觀其言曰律呂有二十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是更插一聲便拗了則亦足以互相發明矣夫詩樂十二篇開元遺聲非古樂也釋奠樂譜七宮亦難盡信然此二譜之外更無可據故於儀禮詩樂取純用七聲小雅六篇二十六宮演為三百一十二宮以備朝會之樂於釋奠樂譜取純用七聲十二宮演為一百四十四宮以備祭祀之樂黃鍾之宮則皆用正聲餘音

並用四清聲以為樂譜二帙又寫儀禮詩樂釋奠樂譜別為一帙以俟知音者之叅考

朴堧專掌樂事

朴堧每坐卧交手心胷之間而為戛擊形轉喉口吻之中而為律吕聲積十餘年乃成為太常官專掌樂事上招堧較正堧曰某律高一分更視之則髙律有淳泥上命剔淳泥一分又於低律更付一分堧啓曰今則律正矣人皆服其神妙

朴堧䟽

聲樂之和自古為難古人論聲音則必以擊磬為主

言律管則必以累黍為本今天降秬黍以示至和之應地產磬石以兆克諧之端然今日所當先正者律管也稽之於古周得有部秬黍而樂和漢得任城秬黍而近古隋得羊頭山黍而不協宋得京城秬黍而亦不中以此觀之累黍之法雖載方策得黍之真最為難事臣今以東耤田所養累為黃鍾管吹之其聲高於中國黃鍾一律臣恐地瘠年旱所養失和而然也臣因愚之均是一種禾穀也南方之米光潤而肥大京畿之粒枯燥而瘦細至於東北之界則瘦細尤甚黍之大小亦應如之臣願悉取南方諸州所養黍

以三等擇之累以為管其間其與中國之音合者則三分損益制十二律管以和五聲而度量權衡因亦可察也但歷代制律因黍不一聲音高下世世差異則安知今日中國之律為非真而我朝秬黍乃得其真也耶然同律度量衡乃天子之事非侯邦之所自專也若今秬黍終不恊於中國之黃鍾則姑從權宜假用他黍累成律管求恊於中國黃鍾然後依法損益以正聲律可也今若不制律管則五音清濁未免失真孟子曰師曠之聦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真萬世不易之論也朴堧精通音律受知於上制作鍾律

使一代之樂煥然可觀皆其力也端宗壬申特命加資靈中樞院使

華山別曲

世宗七年大提學卞季良製華山別曲以進命載諸樂部用之宴饗華山南漢水北朝鮮勝地白玉京黃金闕平夷通達鳳峙龍翔天作形勢經緯陰陽偉都邑景其何如太祖太宗創業貽謨偉持守景其何如內受禪上稟命光明正大禁草竊通商賈懷服倭邦善繼善述天地交泰四境寧一偉太平景其何如至誠忠孝睦隣以道偉兩得景其何如存敬畏戒逸欲

躬行仁義開經筵覽經史學貫天人置集賢殿四時
講學春秋製述偉古人景其何如天縱之聖學問之
美偉古今景其何如訓兵書教陣法以習坐作順時
令擇閑曠不廢蒐狩萬騎雷驚殺不盡物樂不極盤
偉講武景其何如長慮却顧安不忘危偉預備景其
何如懼天災憫人窮克謹祀事進忠直退姦邪欽恤
刑罰考古論今夙夜圖治日愼一日偉無逸景其何
如天生聖主以惠東人偉千歲世慶會樓廣延樓崔
嵬敞豁軼烟氛納灝氣遊目天表江山風月景槩萬
千宣暢鬱堙偉登覽景其何如蓬萊方丈瀛洲三山

偉何代可覔止於慈止於孝天性同歡止於仁止於敬明良相得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樂而不淫偉侍宴景其何如天生聖主父母東人偉萬歲世勸農桑厚民生培養邦本崇禮讓尚忠信固結民心德澤之光風化之洽頌聲洋溢偉長治景其何如華山漢水朝鮮王業偉並久景其何如

歌詞

歌詞之體與律詩不同律詩以上下平聲爲平以上去入聲爲仄歌詞則四聲各有其職而相不通使盖歌永言也聲之清濁高下井井有條理不可混也若

混之則雖使綿駒唱之亦不能成音成化中徐四佳和祈郎中歌詞郎中謂譯士曰此詞不中聲節何也對曰本國語音殊異安得同其聲節

樂學軌範

元宵嘉會詞元宵嘉會賞春光盛事當年憶上陽亮顯喜瞻天北極舜衣深拱殿中央懽聲浩蕩連韶曲和氣氤氳帶御香壯觀太平何以報蟠桃一朶獻千祥獻天壽令嗺子閬苑人間雖隔遥聞聖德彌高西離仙境下雲霄来獻千歲靈桃上祝皇齡齊天久猶舞蹈賀賀聖朝梯航交湊四方来端拱永保宗祧海東

今日詞海東今日太平天喜望龍雲慶會近尾扇初
開明黼座畫簾高捲罩祥烟樣航交湊端門外玉帛
森羅殿陛前妾獻皇齡千萬歲封人何更祝遐年右
獻仙桃縹緲三山詞縹緲三山島十萬歲方分昏曉
春風開遍碧桃花為東君一笑祥飇暫引香塵到祝
高齡後天難老瑞烟散碧雲歸矣愋一聲長嘯右五
羊仙三臺詞翠幕華筵相將正是多懽宴舉舞袖回
旋遍羅綺簇宮商共歌清羨瑣瑣泛泛滿金尊莫惜
沉醉永日長遊衍願樂嘉賔嘉賔式燕拋毬詞滿庭
簫皷簇飛毬綵竿紅網揔擡頭頻歌霞手拋將過两

行人待着田籌五花心裏着拋毬香腮紅嫩柳烟稠
清歌疊鼓連催促這裡不讓第三籌簫鼓聲聲且莫
催彩毬高下意難裁恐將脂粉均粧面着被狂毫抹
污来右拋毬樂綺席光華詞綺席光華卜晝開千般
樂事一時来蓮房化出英英態妙舞妍歌不世才右
蓮花臺紅頭第一念詩折得慇懃色正新嬌紅嫩紫
露初均休言能解應傾國高壓羣芳艷占春藍第一
念詩艷杏燒晴錦色新谷園初折一枝均盈盈不慣
梅花發半倚樓臺笑早春紅頭第二念詩海棠花發
錦江新宮女紅粧醉未均不放東君容易去一枝猶

折蜀州春藍苐二念詩玉容淡佇對佳新輕折枝枝
傅粉均素色最宜明月下何須紅紫壓芳春紅頭苐
三念詩金刀初剪露痕新輕疊黃羅密綴均碧玉枝
頭開遍到鬟嬈偏稱上都春藍苐三念詩小桃破萼
錦鮮新迎日夭夭美艷均青帝施工偏着意一枝先
折滿城春右六花隊惜奴嬌春早皇都氷泮宮沼東
風布輕暖梅粉飄香柳帶弄色瑞靄祥烟凝淺正值
元宵行樂同民揔無閑肆情懷何惜相邀是處裏容
款右曲破

世宗七年秋秬黍生於海州八年春磬石産於南陽上御經筵講蔡氏律呂新書嘆其法度甚精尊卑有序將欲製律而以黃鍾未易遽得乃命藝文館大提學柳思訥集賢殿提學鄭麟趾奉常判官朴堧京市主簿鄭穰等釐正舊樂又置儀禮詳定所以領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摠制鄭招申商權軫等為提調講議樂律

雅唐鄉三篇

成宗二十四年命成俔等撰樂學軌範初世宗既作雅樂又述唐鄉樂譜均其慢數之調至是使禮官考

儀執撰樂書分為雅唐鄉三篇而首之以樂調聲律皆廣引前書令人易解

八音

君子聽音有思金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鏗然有號令之象也橫則威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思武臣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舊說磬讀為罄謂其聲罄罄然所以辨別之意也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

難之中故君子聞磬聲而知所思也絲聲哀哀以立
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人之
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則亦必為之
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悽切有廉劇裁割
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
以也夫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竽簫
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舊說濫讀為擥擥聚之義故
可以會可以聚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者
非謂聚歛之臣也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眾之臣
也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

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寬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己矣

笙簧金葉法

英宗朝李延德爲掌樂正專掌樂事我國不曉製笙簧法金葉脫落則棄不用每年貿於北京其費不貲至是特遣樂師一人付賀至使臣之行傳受造法而來於是每年輒貿之弊遂絶

候氣

成宗朝命禮曹判書李坡等考古葭管灰飛之制以候冬至氣戊戌黎明命中官審視果驗

度

世宗朝以黍定律以銅鑄尺分藏郡邑後累經兵亂皆遺失獨三陟府有之云

陳友諒廟主

許文敬公稠求得陳友諒子陳理家廟神主式假作尺本又於議郎姜天霔家得紙本周尺乃其父判三司使姜石篛有元院使金剛所藏象牙尺所傳也面書云神主尺式以今官尺去二寸五分分用七寸五分

即與禮附註潘時舉所云周尺當今省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分相校不差於是始定尺制凡士大夫家廟神主與天文漏器道路里數射場步法據此以為定式後司譯判事趙忠佐赴京買得新造神主來後以此尺較之寸分相合今我國所用尺與中國同無疑矣

量尺議

肅宗二十年李瀷命量尺議曰律度量衡同出黃鍾黃鍾者萬事之本因生於聲氣之元是故唐虞聖政必先于此後世無法一任其紊亂至於近世尤甚矣

今尺度中周尺最古衆尺長短皆根於此儀章度數莫不為用而今者官無式匠於户曹銅尺之外又取尚方鍮尺樂院營造尺書雲所得於彼國五官司曆河國柱之周尺赴燕人得於燕市之尺以較之參差不齊愈多愈甚矣以此京外梓匠無所取式各自為尺以私家言之神主人家之所至重而匠各異尺故一龕之内長廣不同若或不但私家為則豈不大可寒心哉後世去古日遠累黍龠量之法無傳或以五銖開元之錢認其分寸而宋時司馬光張栻家刻尺亦不同矣今雖不可遠求秦漢之前而我國一從皇

朝之典章故世宗大王命制樂律及漏器大臣許稠求得陳友諒家廟主取式作尺之事記在野史而今樂院書雲無古器可考其尺度矣臣嘗伏見皇朝野史昭代典則洪武四年製玉圖記其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云其形甚小似若我朝小啓字也伏未知內間書畫圖籍中或有印皇朝此圖記者乎創業之初琢寶玉而成皇符必用周尺之至精者分寸亦必無差矣所印異於木刻必無羸縮若得此印跡可以度其方為周尺一寸五分以此作尺亦可用於量田蓋中國量斛以周尺我國量尺亦周尺四尺七寸

七分五釐故也此不過一兩日可成兩領之內間如或有之乞令出付尚方度樣作尺先送戶曹速作量尺仍令尚方及戶工曹周尺布帛營造等尺盡依此精造或鑄銅或刻石使京外匠手取法絶禁亂用雜尺則度數無差公私俱益矣

太廟樂章議

肅宗丁巳掌樂正李世弼疏草曰我聖朝太廟樂章當初製作主於周禮九變之義故𤋮文昭武兩樂各除引出引入二章方祭時所用樂各有九章滚成一曲舞言其九章之稱述則始於穆祖終於太宗以此

最尊之先德先功歌詠廟庭合奏列聖以為一廟各
室通用之樂矣前後逐室各撰之論抑或未詳此義
而然耶第念廟樂本九章宣廟室追制廟樂亦一章
合而計之不過十章而太廟今為十一室故終室無
可用樂章不得已以引出獻官章用之我朝聖繼神
承此後觀德之廟不止今日之數則其將以何樂繼
用於各室耶盖九章之樂本應九變之義則九數之
外固不當追補剩章矣引出之章既涉辞神之義則
方祭之時亦不當經用此章矣若以基命篤慶復奏
終室以補其不足而雖他日世室既多之後又以歸

仁濯征以下樂章繼之隨其室數之增多而循環不
已通奏各室則雖以此傳之無窮亦必無弊矣豈復
有如今室礙不通不成倫理之患耶且天啓丙寅重
光章追撰之時宣廟室方為終室故雖以追撰樂章
用於本室其在情文實無所礙矣及至元宗仁宗孝
宗顯宗四室之後宣廟室則仍用其本樂章元宗以
下諸室則反以太宗及元敬王后樂章繼用之雖曰
追撰樂章當用本室以其倫序言之則先奏者神孫
之樂章也後奏者聖祖之樂章也其為顛錯失先後
不亦甚乎況太廟樂章意主通用初無逐室各撰之

事故雖是太祖太宗之室旣不用本室之樂則獨於
宣祖室仍用本室之樂章尤非義例之所安也跡成
未果上取廟享樂章逐段註解又取前後論樂章蹟
啓錄成一冊爲樂院故事

同量衡敎

正宗元年傳曰經曰同律度量衡志曰規矩準繩莫
不用是是萬事之根本也其爲制也顧不重歟試以
我朝言之全尺鐵尺之教載於古事況在先朝飭教
尤何等諄複而一味因循制各有異殊非經傳之本
意有關民瘼之一端令以廂庫等處行用者言之庫

各不同不特錙銖之相差昨年既有筵教則該曹何不一齊收聚齊其不齊乎旣已聞之不可不申飭自内各處所用斛量衡尺自該曹一幷收聚準式釐改亦令以此内而該署外而諸道申明知委同其制度俾無如前不均之弊

量

肅宗四十一年二月命户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時斗斛無定制官用大小各異放華制鑄頒其底濶口殺體小而高盖防濫捧高凸之弊也

賜倭人樂

仁祖七年倭使玄方朝京詣闕行四拜禮曰朝鮮三
國時送丈人樂師於日本或教以樂至今稱高麗樂
用之天皇宮兩音律㝸訛曲譜無傳云禮官曰文與
樂乃中華致治之具而日本以四裔乃能有慕如此
亦異矣哉

南陽玉

時採南陽玉以為磬石理麤疎不堪用於是収樓上
刻癸丑者叩之亦年久剥傷無聲惟清黃鍾清夾鍾
清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合於律林鍾石少鈌而聲尤
清越其餘十枚用新造者準營造尺鑄鍾比舊鍾差

長上命盡棄之準舊鍾打鑄又舊軌範中有和竽簫
三者而今無之至是始貿簫而來以備社稷太學諸
山川祭祀之用

典樂

肅宗壬戌冬至使典樂黃世大貿笙簧學得音律而
來乙酉冬至使典樂張文周貿唐琴笙簧學得音律
而來庚寅冬至使典樂申得麟貿笙簫管而來

玄琴

識小錄曰我國所用樂器俱是古制玄琴象古五絃
而加一伽倻琴象古瑟而減十二絃方響腰鼓大笒

及廟庭所用編鍾編磬暨柷敔塤篪等器皆唐制

耆英會投壺詞

於皇我后善養耆耋時和歲豐辰良日吉載賜壺矢以永今夕黃髮鮐背威儀抑抑庶幾多焉並受其福

大射樂章

成宗八年行大射禮於泮宮命撰大射禮樂章

大風歌

英宗二十年上入耆社日親製樂章其意取抑戒其詞則取大風歌列聖仁兮普八方國有主豈兮固我邦一心誧劑兮垂元良

五衛將

五衛陣法分數篇曰大將有五衛衛有部部有統每衛各有遊軍五領大將令衛將衛將令部將部將令統將統將令旅帥旅帥令隊正隊正令伍長伍長令其卒柳馨遠曰本朝雖有五衛之設衛將十二員通號五衛將而未嘗定任為某衛將每至入直闕內受點定所三日而更以至監門巡衛皆無定軍亦無定將兵曹享皆臨夕望差數日輒更錬藝習陣亦不必本將主之諸將中落點而為之是以軍政無寄百為紊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雖懲於麗季臣强之失

然為國立制自有不易之道不可因一時任人之弊而並枉經制也李瀷曰五衛之制廢而名尚在其始分都為五部中及東西南北也分域内為五部中及左右前後也彼諸州各為鎮營領其屬邑五衛之外以衛稱者亦多大抵用兵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也卑統於尊遠統於近中權制命方隅鉤連便成風后握机之勢然有事之時中衛守内四衛捍外也文宗元年改置五衛掌治軍務每衛各立五部設衛將部將其下又有統將旅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備具義興衛五部龍驤衛五部虎賁衛五部

忠佐衛五部忠武衛五部以京都及八道鎮營并屬各衛世祖朝改府號為都摠府徐居正題名記曰摠府專委軍務不隷兵曹都摠管則雖宗親三公之尊亦兼之所以高其選而寵其任也噫任愈重則責愈大責愈大則憂愈深統戎兵衛殿陛其任不其重乎

史臣曰文宗朝置五衛之說見於顯陵誌文而徐居正東閣記又有世宗丙午大閱五衛之文則五衛之名已自世宗朝而始然世宗癸卯兵曹請以五衛改稱諸衛抑五衛之說固自有世宗成法而文宗特復其舊號更以諸衛而為五衛也歟

訓鍊別隊

顯宗十年新設訓鍊別隊軍時都監軍兵有名無實
徒費國廩人皆有尾大難掉之憂李端夏首陳其弊
宋時烈請依御營軍制改設新軍而革罷訓鍊都監
上以問於李浣浣極言訓局之不可罷新軍之不可
設許積柳赫然力賛新軍之易募上決意行之於是
名新軍曰訓鍊別隊其舊軍之逃散者亦皆充補柳
馨遠曰我國舊無京兵宣祖壬辰以後始設京砲盖
當軍政大壞國勢板蕩之日因時變通也夫京師居
重御輕之地雖有番上之軍而京師亦不可無居守

之兵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衛盖此意也然但當可以備守衛不可使過多量其稅入可養萬兵則定以四五千可養五六千則定以二三千可也本國事力不過養一二千過此則有害矣

禁衛兵曺分兩爲二

肅宗三十六年李畬筵啓李頤命頃以禁衛大將兵曺判書分兩爲二之意條列陳達矣此係大段變通故臣廣詢廟堂諸臣及他將臣則或言可分或言不可分其議不一而謂可分者以爲本兵旣多事而又領軍營兼察之際力不專一軍務自多踈漏此可分

也兵曹判書若値引入之時則或至連月廢操上番之卒一未經操而歸若別置大將則必不如此此可分也兵曹判書異於他大將遞易頻數遞易之際凡事不免虛踈此可分也金昌集曰兵曹判書本任多事遞易頻數兼帶禁營事多踈虞分而為二則其在事務似為着實臣意則別出大將似好而第禁軍自是本兵所領在前習操一事頗踈濶矣自禁營分操之後稍得鍊熟而今若別出大將則不可仍屬禁營將令本兵行操然而文將別設營門外議多以此為不便而與兩大將相議則訓將之意獨以為不可不

別出大將此則盖慮軍務之踈虞矣事係大變通諸
議皆以為重難詢問諸宰而處之何如俞得一曰國
家設置中軍之意豈可使不管戎務而作為閑漫之
任哉臣於待罪本兵時見禁營標下軍卒似無不及
於訓局使中軍得其人而着實練習則大將雖有故
亦必有效矣上曰頃者禁衛都提調以禁衛大將兵
曹判書分而為二之意有所陳達盖禁衛大將以兵
曹判書例兼兵曹判書遞職而大將亦並遞不得久
任軍務不實故乃有此議而強為變通則軍門漸廣
此甚難處兵曹判書依前兼帶擇任中軍之說誠是

依此爲之宜矣

禁衛營革罷議

李頤命禁衛營革罷議曰從古制兵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顯宗大王深究此義增分别隊將以變長征爲番上蓋以番上則以兵養兵猶勝於長征之坐食稅租且其勤惰異習強脆相懸故耳今則兩存而增一營非當日設施之至意若論其可變則宜罷者恐不在於番上矣今如罷禁營之兵盡歸之南畝更無布縷之征則爲惠於近十萬良民豈非大幸而其勢必不能然不過或移寄他營或塡補闕額徒見

其取怨於散卒而宿衛之日削徵斂則依舊不可謂之善變矣假使盡充今歲闕額目前雖若秩然可觀明年復如前日此亦已驗而可知者

兵判總五營綸音

英宗十三年別置大將如御營廳例兵判依舊制只摠五營綸音傳曰續圖說五營之制即前圖說五衛之制也依壬戌以前例兵判總五營爲大將中軍只領龍虎營禁衛大將一依御營廳例舉行而節目備局啓下後依此舉行而節目時務從爾畧噫于今慕年有此教者一則正名一則爲軍務一則爲營門爲

臣子者焉敢不遵簡畧之教因其名而張大守此教非徒頒布載於御製令嗣王遵守焉

守禦廳之變

肅宗九年宋時烈啓曰臣來時宿廣州地百姓呼訴甚懇以為守禦使及府尹各營軍兵財賦互相侵刻不堪其苦云不可不罷閔鼎重金壽興等亦皆言旣置守禦使又置府尹事權相分守禦使似當罷兵判南九萬以為必以地望當為守禦使者為留守則事權歸一矣上令更詢他大臣而處之至是金壽恒白曰守禦廳自仁祖朝設立其來已久上以此持難不

欲罷而到今本廳與剏設之初不同不必膠守而且此非全然革罷也只欲罷京廳而以廣州為留守又以備局堂上一員主管如江都事則守禦使自在而凡事尤著實矣李尚真亦言其當罷上從之壽恒請依江都例置經歷一員時烈又請以守禦使呂聖齊為留守並從之

京畿不別置兵使

柳馨遠曰今京畿不別置兵使亦是古制漢時郡太守謂之郡將亦掌兵之任而三輔士卒則不屬郡守直屬於北軍蓋其軍理如此矣李植曰畿內諸鎮併

於摠戎則號令專一體統不紊矣

京圻兵使兼管

英宗二十三年傳曰守禦使摠戎使即京畿左右兵使南北漢都城前後咽喉之地北漢不築則已既築之後國之大計也況在於都城咫尺之地若以都城爲根本之地則守禦使率三營以南漢爲信地摠戎使率三營以北漢爲信地事理當然而以北漢屬於摠戎使則管城將其將爲中軍非軍門非衙門莫能成樣尋常寒心

北漢屬摠戎使

傳曰北漢屬之摠戎使國之大計旣以都城爲根本之地則此事若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參差而問議于諸大臣而皆曰爲可下詢于入侍大臣諸臣而僉議純同經理廳之名減下北漢依南漢例屬之摠戎廳而外倉曾有入城之命而蕩春臺有惠廳經理廳倉自可用之不必別爲建倉以此分付北漢所上三軍門軍餉軍器並屬摠戎廳而此後三軍門不必添餉留營一體減去其他節目間事令備局從容講確啓

傳曰五軍門中禁衛大將守禦使例以備局文窣爲之其無兼管之事訓御兩營除拜之日例兼備堂而至於摠戎使則乃是京畿兵使曾無兼管之事而今則旣管北漢視南漢一例而且無都提調不可無兼管且此定式之後事體比前有間而或有下問之事亦或有稟定之事其宜一例兼管曾於筵席已諭大略除拜摠使之後一依訓御兩營例兼管備局之意其令廟堂卽爲稟處

龍虎營

龍虎營舊稱禁軍廳英宗乙亥改稱龍虎營別將一

軍官十六教鍊官十四別付料軍官八十禁軍番七
肅宗二年金錫冑劄曰孝廟朝增置禁軍至二千員
而辛亥還減以七百爲定額矣其中兼訓鍊奉事三
十八人則常時惟於各樣試塲專掌差備未嘗爲禁
旅之事而無馬無藝只是分喫禁軍之料者今當分
而別之專屬於本院

各軍門之論

南九萬曰原本雖以訓御禁三局屬之軍門守摠兩
營屬之畿輔而均之爲京中五軍營而大典通編亦
並以京軍門編錄則守摠之屬之畿輔事甚不可且

龍虎營今則儼成一軍門非直爲禁中宿衛而止玆敢以守摠兩營及龍虎營編之於三局之下庸備軍門之制

江華沿革

金尚喆曰江華本以都護府使光海戊午陞府尹仁祖丁卯陞留守肅宗戊午兼鎭撫使正宗己亥兼三道統禦使己酉罷統禦使號復歸喬桐

四輔

世祖元年梁誠之上䟽依前朝左右前後輔例楊州爲後輔水原爲前輔廣州爲左輔富平爲右輔以壯

京師也諸道州郡所置翼鎮非要害則可減可存并量宜處之也宣祖二十六年柳成龍曰漢江以南則利川驪州廣州爲京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仁川爲右輔若能收兵鍊卒積置粮穀擇守險阻則京城之勢稍爲捍蔽而緩急有所恃矣

京畿分三道

柳成龍論畿輔制置曰京畿分三道楊州抱川積城永平加平等軍屬一將遮蔽東方高陽交河等軍屬一將遮蔽西方廣州果川水原等軍屬一將遮蔽南方迭爲掎角敵少則分兵設伏敵多則合兵攻勦仍

使江原道軍與東合江華軍與西合忠清全羅道軍與南合引前推後相機乘便齊心一力四方雲合則可矣

喬桐陞府

仁祖七年陞喬桐縣爲府設水營兼行府使事與江都相爲犄角從金墍之言也

金海倭路要衝

鄭夢周曰嶺南金海等地倭衝也苟非設險無以爲之也因山爲固壁立千仞雖一夫當關萬夫不能開也使其民平居耕漁及見烽燧收妻孥而入保則可

以高枕而卧矣今欲以長槍勁弩與敵從事於平原廣野而以設險守國爲拙策於是每出而每北反爲敵所笑惜哉

端川爲防禦之議

肅宗三十一年李寅燁筵啓曰今若不備豫則臨急不可得力鐵嶺內外有淮陽安邊之協守磨天嶺則端川郡守陞爲防禦使與城津吉州同守爲好矣嶺阨內外各邑協守之事預定信地可無臨急動勸之弊下詢廟堂而處之似好矣且鐵嶺南麓迤過平康之路旣夷廣且是捷徑北路往来者私行則取便多

由此行山谷間有大川夏則潦漲難行而冬則便好矣詢問兩道道臣留意設鎮似為便當矣崔錫鼎曰寅煒所達好矣但端川郡守不必為防禦使端川吉州同守天磨嶺安邊淮陽同守鐵嶺而平康一路則問于兩道道臣而處之似宜矣上曰平時豫定信地便好而平康一路事問于兩道道臣後稟處可也

六鎮設置

太宗十九年金宗瑞設六鎮為政嚴厲吏士苦之膳夫累置蠱不能殺一日夜宴矢中酒尊色不動曰奸人試我耳彼何能為及既成而與將士戍之凡一宴

裨將百人皆設牛脚大䥫或規其不節荅曰北塞爲國興王之地祖宗所欲恢而未果今幸拓疆將士十年遠戍不若是無以慰之况作事之始不可以涼今雖用一牛脚復十數年則鷄脚亦不贍將士謳歌思歸則誰與固圉乎柳成龍題六鎭䟽後曰國朝名卿功業之盛莫過於建置六鎭今觀此䟽布置宏遠議論恢張使世之庸夫孺子小智淺慮取辨口頭沮敗人家國事者氣索而不敢容其喙亦可謂一代之奇才而實世廟之善任有以致之也

義州置巡軍

明宗十年義州與上國連界爲西門重鎭前此屢經
匪人闗防解弛兩地奸民交通物貨互相質貸時因
漢人乘夜刼掠村落以償其直歲殺人畜邊民甚恐
不敢出耕作及柳仲郢爲牧使一新紀律嚴街禁以
察奸細又沿江設伏上下相望置廵軍往来接應自
是境上大安耕畜盈野而卒無来犯者

鳥銃藏置官家

肅宗十二年備局啓曰收聚鳥銃藏置官家事三甲
江界形勢比之六鎭亦有不同人民稀少五六十里
百里之間或只有數三家而多在深山絶壑樹木蔽

塞之中若無鳥銃無以防猛獸之害且使邊地之人全昧放銃雖便於犯越亦妨於訓技守邊之道已收之六鎭雖不得更給其他沿邊似不必又盡收聚而全無防禁亦不無可慮沿邊邑鎭堡境内有鳥銃者皆爲置簿於官家每五日點考時使之持鳥銃現點則其於禁越之道亦似着實故以此磨鍊事目中矣

敢啓答曰知道

穆克地圖

英宗六年備局堂上宋眞明進地圖一幅曰此穆克登来定白頭疆界時潛寫地畐以觀而會寧將校以

虜守乃得移摹者也六鎭児械精利然無可守之山城故居民常曰吾輩當盡爲戎擧懷遷徙之意即令固結人心築城爲急而雲頭山城址實爲天作宜修築城池移東下僉使居之鏡城等邑軍器使藏于此則他日可以得力也上可之

烽燧之制

肅宗十一年南九萬筵啓大槩一烽燧必具五畨而一畨入畨者七人若欲具五保則其數甚多而一邑或有烽燧八九處其勢誠難盡充至於邊堡土卒則殘獘零星尤無充數之理凡此等處令本道各随其

力之所及一番或具二三人一烽或具三四番而其或烽燧數少人民數多之邑則亦令依法充數多少間不至於無人絶烽之弊使之成冊輸送于兵曹以爲日後從其成冊摘奸之地至於器械亦有不緊而繁雜者兵曹自可酌定其應備之數分付各燧使之盡爲備上後報兵曹以爲摘奸時點考之地稍似着實上曰烽燧事極涉虛疎故曾爲申飭矣今若因而置之則誠不着實言于兵曹使之依此申明擧行可也

木覔烽燧不擧

英宗朝兵曹啓曰昨夕木覓烽燧不擧曲折詳覈問啓之意已爲先啓矣招問烽將及牌頭則以爲昨夕黃昏後雲暗對烽各處不能通望着目等待自爾過時在前如此之時本烽亦不得擧火昨日之不擧蓋常規云對烽以雲暗既不望見則本烽之不得擧火乃是常事故從前雲暗之時例以候望不得入啓而至於昨夕本烽雲霧不至蔽塞則本烽之於對烽雲暗之如何雖未可知渠等因對烽之雲暗不得擧火則所當登時告知本曹而諉以前規不爲通報事極痛駭不可諉以迷劣而置之自本曹從重決罪今後

則這這報知本曹事申飭分付熢燧单子則不得循例書入之意敢啓傳曰熢燧何等重大而若是踈忽乎況此乃人定前事非人定後事至人定鐘而未擧則事當即報兵曹且昨夕雲暗其不甚焉則熢將所對似乎緬縫該所部將當該熢將並從重決棍牌頭及書員亦令攸司從重科罪

八駿馬

太祖開國時所御駿馬八一曰橫雲鶻産女真走納氏平紅賊時所御二曰游麟青産咸興取兀剌戦海州捷雲峯時所御三曰追風烏産女真四曰發電赭

產安邊獵長端時所御五曰龍騰紫產端川海州平倭時所御六曰凝霜白產濟州鴨綠回軍時所御七曰獅子黃產江華煤島智異山平倭時所御八曰玄豹產咸興兎兒洞平倭時所御世宗朝命護軍安堅圖其形集賢殿學士成三問等製其贊以傳後

北鄙弓馬

宣祖朝李恒福啓曰北鄙之人專以弓馬為事故土俗相傳以馬為貴其有才品者本道一一推擇為三名曰封進之用旣已封進只給馬帖遠道之人持帖受馬者百無一二而其實終歸於無用極為未安凡

咸鏡道進上馬價卽令本道計給本道塲馬使不失
本事並令該曹叅酌定奪施行宜當又啓曰平時六
鎭各官有遠馬之規所謂遠馬者守令赴任之初官
屬等備立好馬若干匹有若衙養馬騎卜之例別養
于官中守令遆來時以為騎載之具終不見還雖多
少不等多則十餘匹少不下五六匹此等之弊實無
窮之害且兩界土兵馬割耳之規其法甚善依平時
例申明奉行如有被捉於他道者一一沒官犯者治
罪則庶有禁断之路令兵曹別成公事知會兩界以
此意下諭于兩界監兵使處何如

濟州金萬鎰養馬

仁祖五年備邊司啓曰濟州人金萬鎰畜馬多至萬匹漢拏一山殆將半焉居國之地食土之毛無非國家賜也雖十用其九未爲不可況萬取千乎請令本州姑先以壯馬千匹上送以補軍用上命限四五百匹取用張維馬經諺解序曰國家廐牧之政皆轄於司僕寺完豊府院君李公曙爲提調念馬病之難治而馬醫之懵於術也旣鋟行馬經四卷又輯節其要義譯以諺語剞劂而廣布之

內廐馬習操

内廄御馬與外廄駕轎馬春秋日長則一月三次出往箭串調習往来而如洗馬之規則舉措重大内乗二人及本寺馬色官只率下輩出去而勿爲空牽皆令騎往冬夏則一朔二次暑月則前夕内廄馬出宿于外廄趁城門開乗凉出往終日吃草乗夕回来亦宿于外廄翌朝還入以此定式

李浣馬

李浣置所乗馬於窓外朝夕芻豆必親執以飼或言公名位旣高而親行廝役之事不瑕有傷於體面乎荅曰吾以弓馬發身常擬朝夕赴戰爲國效死一身

死生專倚於馬養之無恩愛而臨危責其成功則彼雖畜物我無媿耶

買馬勿禁

顯宗十四年金壽興筵啓曰在前北路開市時清馬多數出來其處武士輩給價覔得多有可用之馬矣六鎭守令等或以公物潛買犯法者斷有禁令而他國品好之馬不必禁其覔得守令之潛買者外依前勿禁上曰依爲之

馬着鐵

古者馬無鉄每冬月氷滑則以葛編蹄若今冬月牛

扉然世傳尹弼商征建州時地凍氷滑馬不得着足
弼商以意刱造用鉄片圓如馬蹄下開兩股着蹄下
又以子鉄如蓮子狀高凸尖底每蹄貼着八箇雖行
氷上着氷不滑行師奏捷而還自是以後有馬者取
以爲制勿論冬夏以鉄着蹄雖涉遠道馬不傷足人
皆便之名之曰代蹄

養馬與使馬不同

李瀷曰養馬與使馬不同使馬主於便人羙其器械
御勒鞍鞴鞭策自古有其物而東人加以蹄鐵行買
之言曰馬非馬蹄鐵是馬謂馬所以能役有鐵故也

若夫養之則須便於馬而後能遂其茁長之性莊子曰去其害馬者害馬之甚亦莫如蹄鐵若問於馬而馬能對則必曰此物為最害也馬雖健役久則蹄蹇蹄蹇則休養非人力所得助也自鐵之行無遠近寒熱險夷無數日安息馬安得不疲斃而衰老觀放牧之馬飽則頹睡與人無異其驅役也晝必行走待夜飼齕無休睡之隙也馬以少為貴未及堅固先任重運也此皆鐵之為害也遼瀋之地與我壤地相接目審耳察終不相襲意者為不便於養馬豈智之不及也杜詩每云驄馬新鑿蹄高蹄削寒玉蓋古人厚養

而削成所以能久不似今俗之薄治而加鈇也

華陽亭記

世宗十四年柳思訥記曰華山之東漢水之北有郊焉泉山廻抱川澤縈紆我朝定都之初以為牧塲歲壬子殿下命提調崔潤德等搆亭於北岡余謂天下樓臺皆有其名而獨此亭無名可乎因取周書歸馬之義扁之曰華陽惟我太祖應天順人化家為國列聖相繼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維其時矣

漢拏山龍馬

諺傳濟州漢拏山有龍馬遊山頂見人騰躍而去州

人置五色牝馬於山上交接取種孳養蕃息果多超逸之足今耽羅之馬其遺種也

牧塲之弊

李珥疏曰今之島馬有籍而无其實臣意京外武士善騎射者試取優等使就牧塲自擇壯馬使監司及都事同監分給錄年齡毛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數為三籍一上于兵曹一上于司僕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飼自騎每年終察其肥瘠以行賞罰若馬死於五年之内則量徵其價臨事變則按籍収取許令分騎至於廣貿唐馬胡馬亦以此法則業武者不患無馬

西國有緩急之資矣

馬之喂養

李氏實聞見錄曰彼中養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馳騁為事俯身轉膝惟意所適暫有卸鞍之暇則脫靮而放之欄内不蔽風雪寒暑放牧於野必一人驅十馬養飼調習不過如此而上下山岅飢渴不困者實由於順適畜性也我國養馬異於是寒冽則厚被之雨雪則必避之日夜羈縻長在櫪下馳騁不過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晝無闕是以暫有飢渴不堪馳步少遇險仄無不顛蹶且不作驕風逸蹄蹖齧不順鞭策

尤不合戰陣也今宜盡取民間雌馬放之牧塲遴選監牧之負責其縶息雄駒之齒不過三四歲而騸出作騎擇其健實馳步者盡於甲士須給食飼調習務合戰用則不出十年甲騎之盛足可禦賊也

三懸鈴式

三急三懸鈴二急二懸鈴一急一懸鈴

皮角傳送式

自二月至七月三急六驛二急五驛一急四驛八月至正月三急五驛二急四驛一急三驛

皇明符驗

洪武所賜二萬曆所賜四幷以黃織裝軸繡字畫馬書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付馬匹宣廟壬辰播迁之日擬以符驗内附天朝云矣符驗今在尚瑞院

雇馬法

顯宗朝李慶億為京畿監司刱立六郵館以處驛馬又刱雇馬法至今賴之

驛弊

英宗十六年俞最基筵啓曰古者驛騎有日行三百里之制其置郵傳命之道如彼其速而近來各驛凋

殘大小使行多闕立把之馬此莫非草料給馬與濫騎有弊而然矣各道監兵營祭物及進封等物亦或以驛馬載運者有之監兵使之子及軍官輩皆乘驛馬以至各驛不能支吾之境此則軍官例騎之外各別禁斷似好矣上曰雖有濫騎者無狀聞之道何以知之乎右相俞拓基曰兼察訪則例有直狀聞之規而近來多以無勢孤弱者差送故大小使行雖有濫騎之弊其何以狀聞乎高山則本以名官差送而至於成歡叅禮等處亦以將來通請之人差送則似好矣

禁奢

仁祖十五年領議政崔鳴吉劄曰我國奢侈之弊至於頃日而極上自宮家貴族下及閭巷賤隷器用銀畫盤列珍羞婦人被錦綉而飾珠玉婚喪所需尤極豊侈葬喪例多破產嫁娵不免失時富家務極其欲貧者輒生健羨旣無以中其慾則不得不身犯非義而求之士夫之鮮於廉恥胥徒之易於犯法無非侈風之爲祟今者大兵之餘公私赤立閭閻巷小民頗有悔前之爲者盖無財則侈心自絶處困則善端易萌此臣所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設法不須詳備行

令不用苛暴但當畧為防限士族男婦只着綿紬而不得着絹段市井男婦只着木綿而不得着綿紬諭之以至誠導之以善道如是而不從然後隨而罪之則人心感悅信從者必衆所謂事半功倍者此也

酒戒

世宗十五年酒戒曰蓋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賔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為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為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猶曰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降及後世俗習不古惟

荒腆是務故禁酒之法嚴而終不能抹其禍可勝嘆
哉夫酒之為禍豈特靡穀費財而已哉内亂心志外
喪威儀或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别大則喪國小
則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毀風俗難以枚舉
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其國東晉之俗以此而亡人之
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為子晳所焚前漢之校
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閉門投轄使于匈奴醉為遇害
後漢司隸校尉丁冲數過諸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
書右僕射周顗能飲酒一石偶有舊賓来欣然共飲
大醉及醒客已腐脅而死此誠可誡者也周武王作

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之詩以自警責
晋元帝頻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引觴覆之遂
絶元太宗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持酒槽金口進曰
此鐵為酒所食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帝
悟敕日進酒三鍾晋陶侃每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
輒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庾袞父在常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
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且以我國之事言
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
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率沈湎自恣竟至於亡此

亦殷鑑之不遠也惟我太祖肇造丕基太宗繼述修
明政教群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維
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鑑徃昔之覆轍遵祖宗
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
比比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絶予甚憫焉朝
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
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咨爾大
小臣民無好飲以廢事無過飲以成疾各敬爾儀式
遵無彝之訓剛制于酒庶臻於變之風

肅宗御製杯銘

酒杯銘曰一獻百拜備酒禍重茍或崇飲邦乃以墜
爵銘曰以銅爲質以金爲鍍上有兩柱用戒其酗初
筵秩秩稱觴逸逸既和且平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幡
幡怭怭亂我籩豆伐我令德彼醉不臧俾出童羖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斝銘曰甘酒傷生空非佳品况乎
人辟其敢嗜飲覆轍滔滔何不凜凜畏之避之如彼
毒鴆巵杯銘曰觵心水鳥取諸不溺甚矣酒禍宜疏
儀狄賜銀桃杯各一部于銀臺玉堂作銘鏤杯心曰
酒敢多又伐德喪心寧逾三爵予訓汝欽唐柚子杯
銘以書臺心特賜廣興守沈廷輔銘曰噫嘻兹麴蘗昜

蕩難禁備禍如何戒存崇飲

主第間數

肅宗六年命公主第宅依先祖定式間數舉行户判閔維重啓曰明安公主家舍基址可合處發遣郎廳打量則統合諸家爲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先朝公主第宅基址皆以一千二百間爲定今此打量比前例所加者多至六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道從之

吏兵曹奔競

顯宗十一年備邉司榻前定奪頒行禁制都目大政

定日後吏兵曹堂上家及都目大政過後署經前兩
司官員家非同姓六寸異姓四寸婚姻家出入者

禁制節目

宗親妻女堂上官母妻女婦有蔭新婦外用屋轎者
朝官士人白衣喪衣者獻壽婚姻祭享外用油蜜果
者新婦謁舅姑酒一杯肴饌五器外加數者士庶人
僧人都城内騎馬者新屬人侵虐者僧人非公事而
留連城内者法司下人與商賈人等朋結宴飲者捕
犯禁人聽囑還放者牛馬宰殺者以上取大典及續
錄抄出郎令應行條件發引時用小方床者庶人墳

墓用石人望柱石者表石過三尺者堂上官章服外用有紋緞者堂上官障衣用有紋緞者以上並受教中抄出酌定士族婦女着繡衣裳者并家長論罪庶人着絲笠者着赤狐皮兜羊皮黃獷皮等着道袍毛衣者紵布衣七升以上布衣紬衣紫的帶黑染狐皮唐儋甫耳掩帽段雲頭靴子騎馬勿禁之類及掖庭下人不在此限武士着道袍者士大夫妾及孽屬醫譯雜職等妻女乘轎者着貂皮女帽者商女人着羅兀帽段簇頭里者用金珠玉指環者着紗羅綾緞者妓生醫女勿禁儒生雜職及庶人男女佩銀粧刀者

朝官通訓以下用銀入絲周皮鐙子者庶人之喪用
香亭子前導哭婢油蜜果者常漢蹄屐會飲三人以
上者具肴饌會飲者只治主辦者神祀京城内外大
小淫祀城内則限十里庶人用高足盤者常漢娶妻
時着紗帽冠帶者以上本府近年行用條件抄出閭
閻家舍駈出本主者論以侵占他人屋之律漢城府
及當部官員掩置不報者論以制書有違之律

江界禁蔘節目

一人蔘爲用即人之死生所関其爲緊用非他藥之
比年年採取都輸異國此無他我國行貨本無其制

又無摠括處故利權歸下奸竇百出自今蔘貨出入
地部專管江界貿蔘之事東萊被執一款率皆関由
於地部一蔘商下去時必受出地部黃帖而関西監
營及熙川雲山神光鎮等營底要路必考驗地部公
文後始爲許入産蔘地方邑鎮官點閱其公文有無
許始買賣而雖一角蔘若有無公文而私貿者則與
授俱以潛商律勘斷有公文貿蔘者其所貿蔘某斤
幾兩及人馬數爻一一開錄成冊報備局一黃帖一
番受出之後或留置橐籧每年仍用或傳給他商私
相分利其習可惡五朔內必回準於地部自其處回

還日予各其官詳細書塡於公文紙尾踏印考驗過
限則計朔捧稅以防奸弊一蔘商入去江界後納帖
于官一一照驗成册置簿其姓名分付于本府及各
鎭民人處無帖無名籍人使勿與之交易某鎭某防
良中某民與某商交賣人蔘幾錢幾兩幾斤各捧成
册統合數計甲商所賣幾斤乙商所買幾斤照數成
册上送于戶曹成册外潛賣買之民自本邑鎭摘發
重治其蔘一半則屬公一半給於告者蔘商等旣訖
賣買幷皆持蔘上京納帖戶曹所貿人蔘斤數各各
書納以爲與江界成册憑驗之地蔘商以人蔘交易

於京人十五兩以下分論一斤以上並令賣買者成標着名納曺以為日後憑考之地蔘商不為持蔘上京納本曺者各别譏捕直以潛商律論斷一江界府蔘貨出入地部專管使貨權在上又蔘路統一要為國中廣濟之地使蔘商湊集京中之後或有奸商濫儈潛持蔘包送倭舘者自京城至于萊府并許人發告奪其蔘貨一半屬公一半與告者一斤以上告者依捕賊例論賞一附蔘造蔘之類曾有定式行會者而民不畏法稍稍復踵前習此則隨其現發一依造銀錢之律處斷事申明知委

三司禁制節目

刑曹之亂屢高重大小斗斛牛馬屠殺者神祀京城五里内紙鞋漢城府牛馬屠殺者神祀不佩戶牌者城內廐人騎馬者若内醫司觀象監司譯院寫字官畫員律官錄事計士雜科出身及各軍門將士有官啣者禁軍軍官勿禁司憲府奔競宗親妻女堂上官妻女婦有蔭新婦外用有屋轎者城内騎馬馳驟者三司出牌旣有定規如有違越規制他司所禁出牌或過數出牌者憲府摘發舉劾

問事郞際遇

鄭汝立之獄上親鞫李恒福以問事郎明敏稱旨上每名恒福使傳説同僚拱手不敢望每大臣議讞恒福周旋其間務從平反全活甚多後於講筵上名恒福使道問事郎時事而亟稱高才

官人杖殺不爲對檢議

宣祖三十一年李恒福議曰謹按無冤錄檢屍条對衆定之驗得云而不言管下則不對又大典濫刑條官吏濫刑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永不叙用云而不言爲官者對檢故凡人則依無冤錄對檢償命官人杖殺人則依大典只不叙用乃是流来規例而實未知官

人不對檢有何所據而然也近來或對或否前後異規隨時無定尤爲未穩今可考而爲證者只有此兩書皆無定文以意推之所以對檢者殺人者死故重其爲事令本人與衆參驗而聲其罪也所以不對者杖殺管下罪不至死故事體差輕本人承服則論以殺之而斷其罪也設法本意若果如此則官人杖殺人者雖依流例不爲對驗恐亦無害也伏惟上裁

治獄故事

李景奭嘗以實錄摠裁官言于諸郎廳曰他日或有鞫廳則諸君必爲問事郎罪人所引者有姓名相同

而居處地位不同姑未知其所引之為何人如所引者張三而一居東一居西則必先問張三居在何地身係何役所業何事面貌何如使罪人明白指告蓋罪人初以東居張三告之而治獄者誤認為西居張三輕發言端則罪人往往舍其初告之人反以治獄者所舉之人換稱以對一言錯了死生係焉且首座大臣搆出問目則問郎只以問目中所載之語發問罪人不可攙入己見有所增衍也鄭太和聞之曰真格言也李慶徽曰我國鞫獄規例特嚴不無寃死者善文者平居無事之時結構疏章數日思索猶不能

盡意況於罪人心魂爽亂神識昏迷而從令納供急於星火換稱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也而取其恇㤼中迷亂之供指為違端啓請刑訊施刑之後則雖有追陳暴寃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敢開口必準杖而上故一入鞫獄無得生出者有罪者固無足惜若橫罹者則其寃何如自今雖有元惡大憝一見而即知為正犯者如有追陳之語則收錄其語又皆啓達則聖鑑所照必燭其情罪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其哀矜之典矣

車天輅嘗以科場代述寘北邊道臣待之特厚天輅

𢡟而問之則爲言辭朝之日自上別敎以天輅文才

可惜予不能屈法而貸之若至窮飢則豈不矜惻乎

天輅聞之南向痛哭未幾放還

失御弓

壬辰播遷時嘗於行中失御弓有司捕拾遺者欲法

之上曰旣已失之必有得之者卽命放釋

戶口

正廟丁酉京五部戶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口十九

萬七千九百五十七京圻戶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

一口六十萬七千二百五十二忠清道户二十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五口八十七萬八百十七全羅道户三十一萬五千七十三口一百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八慶尚道户三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一口一百五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黄海道户十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六口五十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江原道户八萬三千七百四十九口三十四萬八百十四平安道户二十九萬六千四百三十三口一百二十七萬四千四百五咸鏡道户十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口六十三萬九千一百四十八都計户一百七十一萬五

千三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戶牌法

户牌其制長三寸七分廣一寸三分厚二分上圓下方二品以上用象牙四品以上用鹿角五品以下用黄楊木七品以下用紫椺木庶人以下用雜木二品以上書某官三品以下書某官姓名居住庶人亦同但加面色鬚有無軍官書某軍屬身長尺寸雜色人書某役人奴書某户奴皆着火印惟顯官免着印光海四年李恒福劄曰念昔先朝議者以亂後民散欲行此法以爲團束臣於是時奉使西關入京倡言法

之不便人或難之臣曰天大無外而猶有所未包地慱旡際而猶有所未載溪山不能無狐狸大澤不能無蛇蚓聖世不能無逆民故竭澤而漁非仁者之事料民而役非聖王之法昔周公制法子生三日書名獻府長及六尺而征六十五而除爲之軌里連鄉以制之爲之長有司帥良人以制之制民之法若是其密也亦何嘗有料民而校數之若披綮而捕虱然者耶設令唐堯行此法則巢由爲餘丁周武行此法則夷齊爲餘丁不得通於天下古今者非良法也唯至齊而管仲以三三之法行隱令寄政之術至秦孝公

什什伍伍收司連坐告奸則賞匿奸則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至元氏而號牌行焉元氏始入中原悉以漢民分隸諸將至太祖十年始命忽覩虎括漢民户分隸州縣至太宗元年分設三科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意者號牌之設必於此二時也時夷夏統合版圖淆亂故使佩號牌以相識認耳麗朝元季之傳來已失本意臣之前議以為不可行者此也及今十年之後得聞衆情顒顒咸欲一試臣乃翻然改圖曰與我獨見之陋孰如衆謀之臧人衆我寡敢阻衆議耶雖不敢賛成亦不敢阻撓

奴婢論

安鼎福曰我東奴婢以世之法實王政之所不忍豈有一人賤籍百世而不免者乎古者奴隷皆其坐盜賊沒入誅捕四裔之爲寇盜者爲之然罰不及嗣惟其身而已曷嘗如我東之爲法哉說者謂奴婢法始於箕子并與世役之弊而混稱之聖人仁民之政豈如是哉究厥弊源三國之際貴戚大臣世執其權而新羅爲尤甚唐書新羅宰相奴僮三千人貧窮無依者或自賣爲奴至于子孫仰哺役使又以攻戰虜獲沒爲奴婢世役不已麗祖統合時多以虜獲給功臣

爲奴婢又屬于各官衙於是有私奴婢公奴婢之名盡一國之民而幾皆入于賤籍法之不善莫過於此

賤者隨母法

柳馨遠曰賤者從母法始於此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法也哉然原其法之所自則國俗之使賤人無異牛馬既使之如此欲其從父則奸亂之訟不勝其煩故不得已如是耳然則非從母之非也奴婢法之非也至於後世則仍其從母而母若良女則又必使從父爲賤是法不爲法而惟驅人爲賤矣非法之中又非法矣太宗十七年立奴

婢大限法金時讓曰我國應軍役者才十五萬而私賤多至四十餘萬聞麗朝無良妻并產之法故一時權臣富傾一國而奴婢不過數十人以故麗朝兵多云不敢保其必然後考國乘良妻并產之法始於永樂八年未知何人所建白也夫賤女不定其夫故生產者難從父役從母而役者乃良法也賤人旣從母役則私賤之并產者何得又從父役宜其私賤多而削爲無兵之國也成宗十五年設推刷都監京外奴婢総二十六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口驛奴婢総九萬五百八十一口

私婢從母法

李珥筵白國家於私賤立法獨偏旣從母又從父其弊至於良民盡入私家羣臣因贊其變通之便諸臣皆守從母之義金宇顒獨曰從父是義理所當然豈可從母違悖人理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力爭諸人皆以爲迂濶事寢

知分

劉克良母洪暹之婢也克良登武科歷官榮顯一日母謂克良曰我本某家婢也誤碎玉盃恐而逃遇汝父生汝克良聞之即上京尋主家陳情欲上疏削科

還爲奴洪義之爲放役文卷給之後宰邑帥閫見謁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自持納後爲衛將分軍洪暹直禁中以小紙招之克良卽欲起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徑去克良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座驚嘆

私賤充東伍

柳成龍啓曰以天下公共之理言之私賤獨非國民乎我國私賤日滋月盛而良民役重漸就耗散私門則家家有公侠之奉而公室則無民故先賢亦欲行限田限奴婢之法其慮遠矣今収拾數千百之卒以

為訓鍊禦敵之計乃有無識之輩愛惜數三臧獲欲
阻國家之大計者其賢否何如也宣祖二十六年命
於諸路擇私賤丁壯者并充束伍

亂民焚掌隷院

柳成龍曰壬辰倭亂時車駕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
刑曹盖以二局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

先區貴賤之分

李恒福曰天賦之均先區貴賤素有定分不係賢愚
固非生物之本心君子小人相為治養各成一家規
模更千百年性習民安又成一國之聲敎今欲變更

必須先變國俗使士夫子女皆親扶戴炊爨如中朝之為次振紀綱使中外人心初聞令下一齊趍行無敢後先然後乃始大加宰割不然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則情咈而法逆民窮而姦生恐不可為也

世婢之法

光海初李恒福啓曰我國私賤高曾相傳名分已嚴情義已熟此法一亂人情不便事難施行令因不幸而幸得屬公人口數千之多若因此時申飭該官詳查京外奴數名著一籍一面另差詳明才局之官委往北道會同監司刷出私賤容令本主援牒自言給

牒換給永定正軍以及子孫又經亂以後各司奴婢漏籍者過半各官稱為額外奴婢別成一籍私自徵貢為官中之用極是無理一面一一刷出以繼不足之數不過數年北路將盡為兵其占南方弱卒不習水土而千里赴遠戍者功相萬也

定從母之制

孝宗八年李慶億啓舊例公私奴婢父良母賤從母母良父賤從父用是賤隸日蕃而良民日縮請自今男從父役女從母役從之為定式柳馨遠曰奴婢之名本起於以罪沒入無罪而使為奴婢古無其法也

夫以罪沒入者亦不罰及後嗣況無其罪者乎中國古法雖以罪沒爲奴者有一免再免之限至三免則爲良人雖有終身爲奴者亦無及於其子之法本國奴婢之法不問有罪無罪唯按其世係而百代爲之奴是以或無知賤夫而制人死命設令賢才出於其間而亦錮爲人奴此理也哉

紅腐米

英宗二十九年惠廳奏紅腐米積之日久反傷新米請輕其價賣與饑民以無用爲有用上曰善若其不可食也豈容欺元元乎予當爲民先嘗速取紅腐米

来仍命减價出賣于都民







